

旧事

散文

## 记忆里那些毛孩子的事儿

陈正敏

如今,养猫养狗的人如雨后春笋般日益增多,一方面是因为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和单身群体的扩大;另一方面,猫狗在人们生活中的角色已然发生了巨大转变。过去,养猫是为了抓老鼠,养狗是为了看家护院;而如今,它们更多地承载着人们的情感寄托,成为亲密无间的伙伴。

就我个人而言,对养宠物并未表现出太多热忱。我深知自己缺乏足够的耐心与恒心,难以从始至终地照料它们。然而,我的家人却对此情有独钟,尤其是我的妈妈。我们家的第一只狗,早在我出生之前就踏入家门,成为家庭的一员。遗憾的是,在我尚在襁褓中时,它就不幸离世了。关于它的点点滴滴,都是后来听妈妈偶尔提起,我才有所知晓。妈妈说,那是一只身形高大、气质帅气且聪慧过人的狗,至于它的毛色是黑是黄,妈妈未曾详述,我也无从得知。那时,妈妈在钢铁厂附近的供销社工作,每日来购物的多是钢铁厂的工人。那条狗每晚都会尽职尽责地守夜,清晨供销社开门后,它会跑出去解决内急,从不在室内随地大小便。它脾气温顺,从不无端吓唬人,因此深受顾客喜爱。可有一天,它像往常一样跑出门后,却再也没有回来。等找到它时,只看到它冰冷的尸体躺在一条水沟里。后来才知道,原来是钢铁厂的几个工人嘴馋,残忍地将它打死。有人认出这是“老李家的狗”,担心被追究责任,便慌慌张张地把它扔在了水沟里。这只狗原本有个名字,妈妈多年来时常念叨它,可惜岁月流转,如今我已记不清了。

后来,我们家搬到了东塘供销社,那是酒埠江镇规模第二大的供销社。供销社的格局照例是前面营业,后面住人。彼时,商店里常有老鼠出没,咬坏了不少东西。于是,妈妈从大姑家抱回了一只小猫崽。在年幼的我眼中,这只小猫崽与其他猫崽并无二致。日子一天天过去,我并未过多留意它是如何从一只娇小可爱的小猫长成小猫的。但自从有了它,老鼠的身影逐渐绝迹,夜晚的啃咬声也消失了,大家都喜欢这只只会抓老鼠的猫。然而,两个哥哥却越来越讨厌它,原因是它总爱钻进他们的被窝,甚至有时还会睡在他们的枕头下。终于有一次,趁妈妈不在家,哥哥们按捺不住,将那只猫崽吊起来,用树枝抽打它,逼问它还敢不敢钻被窝。可怜的猫咪只能发出一声声哀嚎。当时的我目睹了整个过程中,心中满是不忍。猫咪被放下来后,“喵”的一声就往屋后的山上冲去。待妈妈回来后,发现猫不见了,我便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妈妈。妈妈听闻后极为生气,严厉责骂了哥哥们。自那以后,无论妈妈怎样呼唤,它都未曾再出现。我也再没见过它,只是偶尔在夜深人静时,能听到窗外传来它的叫声。后来,我还写过一篇作文,讲述这只猫的故事。如今隐约记得,文中有这样的描述:“那只猫头也不回,迈着决绝的步伐,缓缓消失在夜幕笼罩下的后山……”后来,我仿佛看到过它独自伫立在高高的后山上,眼睛向下凝视着家的方向,可当妈妈的呼唤声传来,它却毫不犹豫地将头钻进了茂密的灌木丛,自此再不见踪影。”

妈妈并未因之前的经历而放弃对小动物的喜爱,后来

又养了一只狗。然而,这只狗来到我们家不久,便因误食老鼠药而丧命。对于它的不幸,我深感自责,因为这与我的疏忽有关。当时,家中进了老鼠,妈妈在角落里放置了老鼠药,而我却粗心大意,没关房门,导致小狗溜进了放置老鼠药的区域。至今,我仍清晰记得爸爸用肥皂水为它洗肠时,它那痛苦不堪的模样。每一声惨叫都如重锤般撞击着我的心,让蹲在一旁的我内心充满自责与难过。尽管爸爸全力施救,但它最终还是没能逃脱死神的魔掌。这只狗名叫“赛虎”,名字源于当时一部广受欢迎的电影《赛虎》,片中那只勇敢的狗也叫这个名字。

此后,我们经历了两次搬家,家中再未养过猫狗。直到回到老家网岭,建房定居下来。那时,二哥下岗在家,我们家迎来了第三只狗。这只狗是二哥从大舅妈家抱回来的,刚到家中时,它虎头虎脑的模样憨态可掬,十分招人喜爱。出于对之前那只“赛虎”的怀念,我们便又给它取名为“赛虎”。二哥对它宠爱有加,每天都陪伴它玩耍,久而久之,它与二哥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。然而,它从未回到过它的出生地——大舅妈家。几年后,大舅妈因病去世。那天,我们全家都去参加葬礼,沉浸在悲痛之中,疏忽了对赛虎的照料。等我们回到家时,却发现赛虎已在十字路口被车撞死。二哥得知这个消息后悲痛万分,毕竟这些年是他倾注心血,一手将赛虎养大的。妈妈和二哥都说,“赛虎”回去陪大舅妈了。

自那以后,我们家便再也没有养过狗。那些与毛孩子相伴的或喜或悲的回忆,永远地封存在了岁月之中。

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 
zzrbsg@163.com

小小说

# 酒人酒事

谭圣林

老家回龙仙天上飞的鸟都晓得,酒,就是桂林舅舅嚼吧嚼吧那口气,万万断不得。

进门看脸,桂林舅舅却是进门看酒。你茶叶泡得再飘,撒子兰花根碍得再高,肉鱼蛋豆腐调摆得再鲜,若是没上酒,绝对差评。

桂林舅舅每次来串门,扯淡,或者帮着劈柴、整农具,快到饭点,抽身说走。母亲挽留,不走不走,添碗添筷的。桂林舅舅说,回去还有几箩筐的事要做。母亲转身对父亲说,你去舀壶水酒,我去烧火炒菜。脚步已经跨出门的桂林舅舅欣然掉头,落座上席,那几箩筐的事都不是啥事了。

“好好好,有了有了,满了满了。”给桂林舅舅筛酒,他总会象征性地伸手挡一挡,且不停地回应这句口头禅,客套仪式感十足。

读书人经常讲,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桂林舅舅才不信,他的逻辑是,仅有水和土,营养哪里够得上,没得酒,一身再好的皮囊,也会生锈,会起霉。

在他眼里,只要是流动的东西,都蕴含酒一样的力量。流水,转动一座山;流云,推动一片天;酒精在血管里循环流动,直叫人牛气冲天。

牛皮当然不是吹的。别人小二两后,晕乎乎栽倒。桂林舅舅不一样,酒菜穿肠过,仿佛打了鸡血,任督二脉通,力拔山兮气盖世,挑砖上高墙,担谷下高坎,如履平地,收放自如,丝毫不乱方寸。有几回,集体林场伐木出山,一等劳力偏少,桂林舅舅展开身板,大喝一声“嗨”,两根碗口粗的杉木左右交叉又压上肩,健步如飞,看得旁人连连咂舌。直到酒力渐消风力软,桂林舅舅趴在山脚下,咕嘟咕嘟喝饱一肚子山泉水,解渴解乏。

喝酒的人有一千个故事。桂林舅舅与舅妈结婚,也是酒结的缘分。

县里组织村民出工,修筑大跃进水库。住在山脚下用几根木料和彩条布搭起的工棚里,桂林舅舅恰好和来自沙窝村的尹老官挨在一起,酒味相投,一个吃酒如喝水,一个吃水如吃酒,各自从家里带过来一甾

料壶水酒,10斤加10斤碰碰碰,干干干,三天即报销一空。

雨后天晴,山谷里冒出一股野蘑菇的清香。尹老官说,散装白酒一斤卖一块钱,野蘑菇一斤卖得两块钱。话未说完,桂林舅舅眼前发光。中午收工休息,桂林舅舅与尹老官戴上斗笠,钻进茂密如巨伞的树林,在腐烂的枯叶中,在腐朽的树干上,采得一朵朵胖乎乎鲜嫩嫩的蘑菇,一个小时的样子,两人就采了一大袋,提着沉甸甸。桂林舅舅一阵暗喜,手里仿佛提着一大桶老酒。

来到龙潭边,两个人准备就着几块石板坐下来,抽根烟歇口气。忽然,仿佛有一阵山风乍起,啪的一声,尹老官的斗笠已经飞到龙潭水面。尹老官惊魂出窍。原来,是桂林舅舅一个铁砂掌掀飞了斗笠。

定睛一看,那浮在潭水上的斗笠隐隐有丝丝动静,一条黑不溜秋的毒蛇在斗笠上蠕动着小蛮腰,悠哉游哉。尹老官汗毛倒竖,惊出一波虚汗,这才想起,刚才在树林里,只顾得采采采,树顶上穿行捕虫的飞蛇落到斗笠上浑然不知。尹老官恍若噩梦,两条腿像打摆子样的折回工棚。

采的蘑菇卖钱买酒,喝得心跳如蛇跑。一年后,跃进水库筑坝蓄水完工。尹老官主动开口,邀请桂林舅舅回家喝几餐踏脚酒。自然,蒸腊肉、炒鸡蛋、盐辣椒、霉豆腐这样的下酒菜闪亮登场。一来二去,倒酒的女儿倒进了桂林舅舅的怀抱,尹老官做了尹丈人。

嫁给桂林舅舅,等于嫁给了酒。结婚后,舅妈年年有个雷打不动的事要做,碾糯谷,洗米甑,清坛子,蒸水酒。蒸酒磨豆腐,称不得老师傅,总难免有酸坏味味的,桂林舅舅从不挑食,照单全收。

岁月如酒,越老越香。桂林舅舅活到老,喝到老,喝得汗毛孔冒酒气,喝得肚子里开了条大酒槽。不问东西,只要桂林舅舅一屁股坐下来,旁边的大黄狗都被酒气熏得打喷嚏。有人背后讲他是行走江湖的酒精。

有一次逢圩,桂林舅舅在南门口一小酒坊门口闻到酒香,脚步立马迈不动了,于是从荷包里摸出一块钱,买了三杯白酒,嚼嚼过瘾,把酒慰风尘。店老板见他喝酒,送了一碟花生米增香助兴。桂林舅舅一触即发,觉得肚子里还有提升发展空间,于是,又加购两杯烧酒,硬是喝出了武松要过景阳冈的架势。

骑着单车回家时,经过一个长坡,空挡放溜,龙头撞中一块石头,翻了个孙猴子样的筋斗,裤裆破开,脑壳出血,差点见阎王老子去了。三个崽女赶过来救急,尴尬之余,自然也会加餐一节年少的教训年老的小课。桂林舅舅佯装昏迷,心里却在纠结着一个喝酒的问题,到底是饭量酒吃不醉,还是酒量饭吃不饱呢?

不到六十不备棺。但是桂林舅舅酒事频频,不是栽入水湖中,摔到石坎下,就是刮蹭车门边,困在茅草窝里,为防不测发生,三个崽女提前给桂林舅舅备好了安身容器。桂林舅舅倒也淡定,他对三个崽女说,我要是哪天死了,寿棺里可以不错砖,难得抬上山,可以不放垫背钱,免得浪费酒钱。你们要是有孝心,买两瓶酒放在我嘴巴边,记得,放在嘴巴边,要不然,喝不着,喊你们也听不见。

舅妈哭笑不得,

怒斥,酒就是你脚上的筋,酒就是你血管里的血,一身的酒精,干脆把火,烧了,炸了,算了。桂林舅舅回怼一句,民以食为天,酒是天老爷,骂不得。

桂林舅舅虽然只读过小学一年级,但是脑瓜子灵光,五音全准,打得一手花轿锣鼓。自然而然,左右吹鼓手成了杠杠的酒搭子。

打鼓的金来满倚老卖老讲,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。桂林舅舅不愿粉饰,说,我吃的酒比你吃的空气还多。

敲大锣的愣子老来补一句,我过的坳比你过的桥还多,桂林舅舅添一句,我过手的坛子比你过手的碗还多。

吹喇叭的龙眼子“倒打一耙”说,你吹的牛皮比我吹的曲子还多,桂林舅舅反将说,你走的调比我走的神还多。

哈哈哈哈哈,众人笑喷。

老家回龙仙地名传说里有龙有仙,那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大神,桂林舅舅这样的酒仙,才是带发消费拉动GDP的真神。

桂林舅舅在田里战过“双抢”,山上斗过毒蛇猛犸,却最终斗不过病魔。因为身体各个部件在酒精长期浸泡下加速老化、失灵。桂林舅舅在床上躺了大半年。酒,当然也只能忍痛割爱,确切地说,是割肉,割魂。

临终前,桂林舅舅突然对几个子女说,脑壳笨,肚子疼,赶快拿瓶藿香正气水来。这是桂林舅舅几十年来来的常规做法,遇上身体不通畅,喝一瓶藿香正气水,逼出一身汗痧,似乎就舒坦了。

桂林舅舅坐起,接过藿香正气水,开盖,放在两个鼻孔前徐徐移动,细细地闻着,仿佛在品尝、回味、留恋人间绝味,沉浸于至乐无乐中,然后,双眼如陶醉般,渐渐合拢。

原来,藿香正气水含有酒精。

## 五一回家

刘年贵

“五一”小长假,对于漂泊他乡的我来说不啻于受罪和折磨。既要提前为回家做好规划,又要忍受高速路上堵车的煎熬。故而,这次“五一”就不打算回家,遭受那份“痛苦”了。

回到住处,整栋公寓楼空荡荡的就剩我一个人。从冰箱拿出中午剩下的饭菜,简单热一下就算是晚餐了。我机械地夹着、木然地吃着,味同嚼蜡。饭后玩了一阵手机,时间是22:25了,可我也不想睡。要不去市里转转吧,孤寂的心或许有所好转。

开着车转遍了闹市区的几条街道,商场、影院、茶座、饭店都是人满为患,甚至一个停车位都找不着。只好任由车子漫无目的地前行,当我驶过沿江风光带右转上了一个山坡,拐进了高速入口匝道,等发现时已经来不及了。无奈,只有跟着前行的车流上了高速公路。

我的车夹在长长的汽车队伍之中,像个小脚老太亦步亦趋地跟着前方的车在一点点地挪动。好不容易看到了前方的收费站,可是前面的车子打着双闪停了下来,母亲正朋友围引来许多点赞。

好不容易过了收费站,前方又是汽车长龙,我只好打着双闪将车停了下来,然后拿起手机,正想给母亲电话,将我要回来的消息告诉她,转念一想此刻已是凌晨时分,她肯定睡着了,只好就此作罢。

就这样在黑夜中走走停停地行驶了约两、三个小时,前方的车子突然打着双闪停了下来,我只好也跟着照做。这时走来了一批身着黄马甲的执勤交警,通知我们:大约前方三、四公里处发生塌方,交管部门正在组织人员全力抢修,请大家

记事本

## 一把特殊的伞

殷运良

四月的天,说变就变。送小女儿去学校返程的路上,前一秒还阳光明媚,后一秒就倾盆大雨,完全没有预报。我躲进了一间店屋檐下。

暴雨的一大片。老人,小孩,送孩子的爸爸宝妈。雨就像瀑布一般从天而降,天地间像织成了一张水网。路上的积水一圈一圈,仿佛小溪流。

“宝贝,你还没被打湿吧?”我打小女儿的电话手表。

“妈妈,我一点都没有被打湿呢。我天晴下雨书包里都备着一把伞!”我能听出她的骄傲,“其他好多同学都没有带伞,正在躲雨呢!”听着她的话,我满心欣慰,这孩子,小小年纪竟如此细心。

雨,渐渐小了,躲雨的人们三三两两地扎进了小雨中。

我正准备抬脚,大雨仿佛调皮的娃娃,又来捣乱了。下得稀里哗啦。

我就望着路边沉思。反正不赶时间,悠哉游哉。平日里,我忙得像个不停旋转的陀螺,只顾低头赶路,却忽略了沿途的风景。最忙的时候,我一个礼拜只能陪家人吃一餐饭。八小时之内,我规规矩矩上班。八小时之外,我兼职补贴家用。人到中年,没有办法,上有四个老人要赡养,下有两个孩子要教育,中间唯独没有自己。

终于,雨又小了些,我走进雨幕,一边赶路,一边四处张望,盼着能找到商店买把伞应急。街边店铺一家家闪过,有飘着香气的早餐店,有摆满零件的修理铺,却始终不见商店的影子。就在我满心失望时,“XX商舖”几个字映入眼帘,顿时,我欣喜若狂。

“老板娘,买一把伞!”我进门就说道。

“没有伞卖。”

“哦!”我眼中掠过一丝失落。

“你要去哪里上班呀?”老板娘关切地问道。

世界上的爱,本无所谓有,也本无所谓无,但,给予别人的多了,就成了习惯和善良。